

剡源鄉志卷十七

奉化趙霈濤 醉仙甫纂

藝文上 書目

宋

陳顯論語註 嘉靖志 浙

平山文集三十卷 續通考 雍正志

曹粹中詩說 寶慶志 玉海 延祐志 存全祖望

純老李莊簡公光之壻宣和六年沈晦榜進士釋褐
黃州教授莊簡由吏部尚書參預機務秦氏勢正殷
聞先生名欲見之先生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
為首揆所容乎何不早去已而莊簡果被出曰吾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一

媿吾壻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
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
經嗚呼先生矚然於姻婭之膺仕而潔身於十畝之
閒不媿其婦翁且加以先幾之哲焉可謂白世之師
矣世有改修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
年入相薦於朝通守建甯不久乞身而歸贈侍講深
甯王氏解詩多有取於先生之說如據太始天皇之
策包義網罟之章葛天之八閩康衢之民謠以爲詩
本而瞻彼早麓以漢書地理志證之知爲早山四月
秀萋以爾雅本草證之知爲遠志又引齊詩以定采
蘋草蟲之先後見矣忽見永樂大典中有之乃書則
其不可得見矣後其所引名尚多有之乃完書則意
之梓因念少時讀而甯四明七觀其於經學首推先
生之詩今幸得拜讀而奚翅南金不徒桑梓敬恭
之思也自先生之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
之爲吾鄉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瀄
而後慶源輔氏之傳始至甬上則論
吾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爲首座歟

案延祐四明志曹粹中著詩說曹說著易解康

乾二志詩說不著錄而誤以易解繫之粹中

浙江

通志亦誤以易解繫之粹中

豈未見延祐志耶全謝山論朱

氏經義考謂曹放齋之孫泰宇著易解乃混列

為放齋所作是其誤不始於舊志矣其稱放齋

之孫亦誤泰宇乃放齋曾孫也

張良臣詩集十卷

延祐志 佚

竺大年禮記訂義

嘉靖志 雍正志 浙江通志 康熙志 乾隆志 佚 汪元春序曰

探禮樂之精者得制作之心也蓋禮樂聖人之制作實聖心所流貫也惟士人勤學好問研窮乎至理而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二

後能因理以求心因心以徒外吾心以求而禮樂之精於斯洞燭焉奈何老拙之既墮于空名曠蕩之鄉世儒任德之衰仁義之失既以禮樂止于器數制度之未於吾己見以求者又以為彰明較著其精蘊嗚呼此竺夫子之所定者卒不能彰明較著其精蘊嗚呼此竺先生訂義之所由作也先生諱大年字耕道號楓林舉紹興壬午鄉魁會試下第絕意仕進幽居著述禮記訂義等書余觀是書也綱領宏大而節目條理言詞精密而議論簡妥於道契本末之辨先後之間多所發明俾聖人制作之理炳若日星豈不裨於天下後世非得聖人制作之精者而能然乎甚矣先生真有功於世道也是為序寶祐丁巳秋

獎孝詩

剡源集 佚 戴元題 獎孝詩卷後曰獎孝詩一帙 騷壇名公獎康彥中公廬墓之孝者也

董斗祥詩編

本堂集 佚

曹說易解

延祐志 浙通志 佚

詩文三十卷 延祐志

樊伯搗文集

而難於大至哉言乎蓋能立其大則措諸事者皆非然
明正大之為而無阿世苟容之態能踐其實則吐於
詞者皆經邦維道之論而非風雲雨露之章苟非然
者務其未而不求其本縱使詞瑰麗結構奇亦
不過雕蟲小技而已矣
文謝諸公泊先太博而外每有感於同里忠節樊公
之文而竊嘆世之知公者尚淺也蓋公當宋元鼎革
之際我朝國勢寢昌朝臣咸進避之策公獨痛哭
流涕以宗廟社稷不可舍去反覆陳詞度宗留中不
發羣小銜之乃拂袖歸鄉杜門不出既而我朝受命
詔訪江浙直臣容齋色沮嗚呼此乃能識明力定不
孰有於前不為利疚於後是其所立豈徒以其文
為威惕於其退老窮鄉自放於山谷之中時與先太
而已哉及其退老窮鄉自放於山谷之中時與先太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博單君範戴帥初登高賦詩而其忠君愛國之念黍
離國風之悲時見乎詞者蓋必有其本矣公死數十
餘年公之孫仁七以名進士為光祿司提舉於京如
公之詩文若干卷屬經為之敘惟公與先太博公如
同一轍今見其文不禁畫然心傷喟然長嘆因為之
敘其生平梗概於右庶使後之君子有以知公之大
節如此而不僅以其文也

陳著歷代紀統

續文獻通考 安雅堂集 浙江通志

郡監陳公子微之仕於朝也雅操足以厲俗論足
以匡政而卒扼於枋臣不得大用宋亡隱居句章山
中不與世接歎曰吾無復可為者矣教子猶吾職
也乃日取載籍所存與伊洛儒先緒言為諸子道之
既又以為韓退之善教子謂人之所以異於牛馬者
以其通古今也乃又取歷代史自三皇迄於祥興撰
為四言叶以聲韻若胡氏敘古為千文蒙求之類辭
約而事備筆直而義婉一日成誦則數千百年之事

粲然在胸中矣然名其書曰歷代紀統者則以爲帝
王之統出於天雖偏弱如蜀漢東晉皆天統也是統一
時敵國雖強大據有中土要不得紊天統所以爲綱目
正則人心之天理可而其子也嗚呼公之意微矣公幼
之書而公之書所以教之今老矣嘗尊紀統爲經而自
子泌蚤受其書而讀之擊目張之至於有也教之大
爲之傳其傳則又網挈以貽鑒於來世大抵皆所以明
者則必具論其非是以公之言
其父之意若史遷述太史公之言
以爲書而自謂成一家言者乎

本堂集九十六卷

浙江通志均作九十五卷

浙江存

蔣巖跋曰張忠定公有言吾榜中得人最多嘗疑其
言之夸靜觀世運歷數人物抗節不屈忠血凝碧泣
抱龍髯下從彭咸累書辭聘絕粒而逝凡此皆丙辰
榜中人也本堂陳公挾其耿介之氣發爲雄深之文
巋然獨立皓首不變則亦吾丙辰同年進士也忠定
之言豈不信乎公自爲舉子時文聲獵獵日起諸公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四

爭致之授簡客右研墨盾鼻出語往往驚人亦不辭
方尙駢儷稱頌伊周擬方孔孟上之於古抽黃對白
公下筆一掃諛風莫不根於理而趨於實參之文衡於
之習爲少變時宰用事以策試士公實沮士氣寵
千人唯唯中得一諤士痛陳諱人言消沮士氣寵
信吏胥壞朝廷紀綱十數事公特白其長宜實前列
以稱元祐求言之詔聞者爲瑟縮而掩抑之公作詩
道其屈每對人言氣拂膺未幾國事非矣余老陽羨
公之子深來山中以遺稿若干卷讀之使人激發
而不能不使人嘆恨也公之窮谷制誥止用之書
檄牋啓宜被金石徒見之深山窮谷佛老之廬天不
使和其聲鳴國家之盛而俯仰古今感觸風景以抒
其黍離麥秀之悲公亦豈料文之窮至此哉若夫挽
王少保之辭弔唐饒州之文誅權奸於九原表忠義
於千古蓋有關於世道之大者非徒文也余耄矣因
念千古蓋有關於世道之大者非徒文也余耄矣因
可挂名其間多墮鬼錄余後死尚獲覩公平生之文
視今何如與晉人同一慨矣時至大戊申仲夏既望

卷提要曰是集凡詩三十三卷此本有五卷雜文五十五
據其原目尚有講義二卷者自周必大樓鑰朱子
佚之矣宋代著作獲存於今者斯集惟其詩多沿擊
陸游楊萬里外卷帙浩博無及周樓陸楊之淹雅又
壤派義亦頗雜語錄之體不及朱子之純粹然宋自元
獎借二氏往往過當尤不竟廢且真德秀南渡後輒
祐以後講學家已以說理之文自關門徑南渡後輒
轉相沿遂別為一格不能廢且真德秀南渡後輒
宗甄別最嚴胡寅作操觚者不一而足亦未可獨為
集寅斐然集為二氏可採宋人舊帙固不妨存備一
著咎披沙簡金時有咸可採宋人舊帙固不妨存備一
家也樊經序曰家咸可採宋人舊帙固不妨存備一
其顛末各為列傳斯亦言稱先志之遺意歟吾獨異
其錄本堂先生之文集得之更艱其意必欲公之天
壤俾世之學者轡先生之庭而師其為人無如有志
焉而未逮也雖然先生之精光浩風必不久埋沒於
塵埃中或存此一編焉知無好古而有力量者不藉是
而付之剗公之天下後世耶康熙己丑陳彝序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五

曰往在京師見寶祐四年題名其第一甲第一人為
文山先生第二甲第一人為疊山先生第廿七人為
陸君實先生書蓋以此三人傳也一閣閣中故有此
久之去年奉使來明州登范氏天一閣閣中故有此
書因得借鈔以歸己而奉化陳氏以其遠祖本堂先
生文集來蓋拔萃科孫君鏘所輯今年再至山榜將
成來乞序校文之暇羸閱君一過則先生亦文唐之
人也士爭以第一者為榮有求知已之說有謝衣鉢之
而忘其國祚之將移宋至寶祐蓋亦猶唐之乾符說
啓爾而得人如是豈非真儒輩出講求名節之效與
抑先生匪躬之節銜石之悲有不可民
其文字俾後世有所考也浙自遭寇亂聲名文物掃
地無遺亂既定諸大吏顧念東南靈秀之區為開書
局於會垣修復西湖不及什一士大夫喜日月之重
文瀾閣儲書比舊所損不及什一士大夫喜日月之重
多開往以謂難矣余以老倦忝領學事尤以拭目其間

為幸故不辭而序之如此蔣氏名巖而錄中名碩按
字書此非巖字其本貫實符云癸巳孟夏之月陳
勸序曰本堂先生以文名宋季蓋東南一大宗也所
著本堂集

國朝乾隆間採入
四庫海內之士未能概見而吾鄉舊無刊本奉化孫君

若玉仙近得樊氏傳抄本有蔣巖跋云公子深示遺稿
氏後人與曹君月評瑞為嫵知為家傳真本無疑樊

氏借之再三警校卷有闕佚復借仁丁氏藏本抄
補其於是書用功可謂精且勤矣至若剗之資倡

自陳君鶴亭育姜陳氏支裔析居異鄉各縣者咸踴
躍從事即他姓殷富亦願飲助相與有成以此見文

字之緣殆有夙契而懿好為同然也玉仙留心鄉邦
文獻嘗刻今復上溯本堂而有斯舉豈果嗜古之有

癖與何抗希前哲而嘉惠後學之心惓惓未已有耶
抑余更有說焉先生素不以講學自居而其贈吳安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六

仲云人之為學莫病於過過則其歸為老莊亦莫病
於固固則其歸為尤難贈孫會叔云夫人幸而儒其
為難知言為區區小技風月自命妄立標榜良可悲已
必前亭記云人之所學何事亦惟言必物行必有
常而忠信篤敬為本虛則易放閒則易怠洞真觀
石云道天常也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妄而已
奚其儒謂可以乘雲御風騎鶴按鯉吁有是哉皆粹
然儒者之言願與讀是
集者細心紬繹之毋忽

至元奉化縣志十卷

浙江通志

單庚金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

剡源集
志作春秋分紀集

說無卷
數佚

春秋傳說集略十二卷

剡源集
佚

論語說約剡源集浙江通志嵊縣志

晦溪處士餘力藁剡源集浙江通志嵊縣

陳觀棣萼集清容集袁楠曰尚洋巖壑侍

竅蚓集清容集

嵩里集清容集

元

蕭子西詩剡源集

戴表元題蕭子西詩卷後略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可諷詠未經者屬余評之年俱老蒼如膏糜果蜜力盡津竭而甘生焉平生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為多其時同遊佳朋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七

友舒舜侯劉正仲胡元魯必有詩郵急於百返危韻或乃共爭奇鬪博今一輩衣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夫淒然孤留人遂無從余問詩者竊自快慨歎謂不復談此事矣里閭之間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鑪之憶為之悠然上心抑余評子西詩氣清而能枯趣廣而能埋其模擬造詣處不愧古人次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間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為知言

戴表元剡源集三十卷千頃堂書目康熙志作二十八

卷存浙江通志作剡源文集郁松之年宜稼堂叢書白傳雞林之集豈較目前是以壁中之藏咸嗟其斷缺航頭之獻或議其改更念茲汗簡之勞多孰若壽梓之功博生乎今者嘗忽夫近志於古者或知其非爰舉耆先以告茂異剡源子少負奇志成大名漱六藝之菁華窮百世之源委如得溫璞以成連城之壁若哀吉金以合四縣之鏞世方尊崇老益平實夫

既人慕其學是宜家有其書失今不圖斯咎誰執十
年之計在木庶得廣傳同心其利斷金允宜共贊不
在是舉成斯文穆修名軍市上之酬敢求美價於黃
郎帳中公陋徒蔽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刻
文獻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事文絕不能以多致
源戴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著事有闕遺者遂以
會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爲先生著事有闕遺者遂以
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爲先生著事有闕遺者遂以
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著事有闕遺者遂以
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卷八卷求上幾有得
獲而覽焉因而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
大夫視應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覩然自
負其名高稍上則穿鑿經義櫟括聲律孳孳爲華
世取其寵之具又稍上則穿鑿經義櫟括聲律孳孳爲華
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
騁宏博則精麤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
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弊尤滋私念將
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八

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
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區區所見孤陋
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可刊清
而不露如青巒出雲恣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
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
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卽知攻文咸淳中入
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牛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
士乙科調教授建康府又遷臨安教授行禮部掌故
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
生年已六十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於家
初先生既擢第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於家
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
皆歸先生無異詞也濂在史局既命入儒學傳中
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入儒學傳中
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正方與先生之孫
生之鄉有夏君閱者來爲國子學正且謂先生之
資先謀刻於梓夏君遂以題詞爲請且謂先生之
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先生之

僭踰而為序之久此鳴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
沒泉壤為已久神光武四年於漢者終弗能掩其
先生之文之謂乎洪武鄉先生周儀序曰余自束髮
時耳先進言即博而肆為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為神
元史傳先生學博而肆為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為神
奇及閱邑志得中載先生志所載先生文已於先生
然矣雖然先生之文不特志之所載也意先生里中
人染化為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之先生
里中人學士文矯詭險者易弗能菽粟二資若利
更詢之先生大車行途而險者易弗能菽粟二資若利
全也嗟夫先生之文矯詭險者易弗能菽粟二資若利
矩式才彥若大車行途而險者易弗能菽粟二資若利
器宜而大者小弗能也今先生見豈先生常誦終鮮
活而千世弗能也今先生見豈先生常誦終鮮
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豈先生常誦終鮮
祕重著作不妄與人故修文之士罕有常誦終鮮
流布也與哉噫非然也世之上下隨乎時之取舍
布平人之輕重由乎世之上下隨乎時之取舍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九

好而世之重者輕矣世罔攸重而人之取者舍矣未
不知取而時之王明賢淪喪則時非熙隆之世而人
幾而元胡當人知先生者惟趙孟頫氏以江南夫子
禮重文學之入史館而太史景濂氏復序起首
窮約先生遷居止為避地計而終不肯以文字獵名
間其先生之文已入史館而太史景濂氏復序起首
始求先生之文已入史館而太史景濂氏復序起首
簡以表先生之文已入史館而太史景濂氏復序起首
先生之文已入史館而太史景濂氏復序起首
衰微或壞於水火資多識也嗟吁惜哉嘉靖丙辰
克得先生之文已入史館而太史景濂氏復序起首
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之文已入史館而太史景濂氏
此足綜先生之文已入史館而太史景濂氏復序起首
單篇斷續即抄之積至十五六年而先生之文已入
全矣獨詩集一部僅備諸體而散尚繁然後之文始
有能舉一而知三者出矣攜之官退食之暇復躬校
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攜之官退食之暇復躬校

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為蒐輯釐為三十卷	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	烏乎逃焉者提略表所著剡源集於世名又	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家並垂不朽其於世名又	三百年所殘篇斷帙中序於名山直	生之文於氏為一鉅博羣籍之顧於今幾	明宋潛溪氏為一代儒博綜無知先生者迄於我	不喜標揭為名高遂令曠世無籍訪遺編得先	古所稱田子方魯連之匹爾先生於仕進既澹如又	志乘所紀載先生高逸韻如丹霄紫霞中人	公一稱霞飄風歸於子也樂道先生不輟及郡國	視如飛霞飄風歸於子也樂道先生不輟及郡國	人者有聲藝林然先生輒又敞帚視之非故以此	作一濡毫擣藻為古文辭若詩往匠心而成追古	學詩文者萬歷辛巳周汝礪敘略先生雅好山水	亦非文士蓋無意於詩文而詩文自不得不工者此	所以為難及也余故因刻既成而敬識之以告世之	剡源鄉志	元亮辭為彭澤宰而日娛於詩酒千載而下非有精	儒學官而無何即棄去此可以窺先生之心矣晉陶	使國祚遷改東西奔竄甘於窮老之及晚乃強就一	工銀梓以完太學之舊嗚呼先生舉咸淳進士未幾	學事因求宋公所刻遺板而無矣乃稍加校訂南太	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也邇以承乏來典南太	為文其命意構辭必有準繩不苟馳騁以術奇巧每	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手抄之日夕覽始知其全	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	景濂學士為司業時嘗敘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	長見其遺文二因訪求其全始知其為剡源集也稍	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為剡源集也稍	韓蘇諸大家爾矣因曰余自垂髫時未嘗見其祠	後蘇諸大家爾矣因曰余自垂髫時未嘗見其祠	閱區分類聚勒成三十卷如先生識始未嘗見其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

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海甯刻
源集四卷乃黃宗羲所選錄非完書也表元少從王
應麟舒岳祥游學問淵藪而詞賦帥初慨然以振
小傳稱宋季文氣萎蕪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
起斯文為己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
為神奇間事摹畫而圭角不露尤自祕重不妄許與
至元大德間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
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
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不已者惟刻源戴先
生為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
嗣立所論不誣也郁松年敘曰余既得袁清容居
士集元槧本五十卷刊之清容為戴刻源先生弟子
刻源集無論明初所刻即嘉靖間周儀菟輯者亦殘
佚不易得余家所藏即黃黎洲先生所從選錄不全
本蓋是集幾湮失久矣今所刊三十卷者寶山毛君
生翁得於武進李申耆太史於同郡趙味辛
司馬司馬則得於湖州鮑以文孝廉司馬跋云是書
為竹垞秋岳兩先生藏本鮑君亦嘗校之今觀書中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一

同易刪加朱墨爛然皆無主名不能分別某者為何
氏其明確者既胥從之而意有未安亦弗敢徇至原
本字畫音義顯繆脫者輒以己意參攷補正疑者闕
之其朱墨校改者既不能辨為何氏則統以或云括
之而余所更定者則率隨文條列又體製凡三閱月
空字或仍或否亦率注明以存原刻體製凡三閱月
是書始少完具可繕寫付剡夫源先生之文章
淳博奇雅義法整瞻宋末元初為東南一大家宋金
華諸賢多論著之矣而惟是實事求是之心不敢攘
善不敢臆決區區矜慎所由刊刻者略述其大端以
告後世且使海內博物君子
得匡其疏漏云道光二十年

剡源佚文二卷剡源佚詩六卷

孫氏鏘刊本
振序曰昔方遜志王家

劉樗園文集云樗園所尊善者舒閬風陳南山所友
而敬者戴剡源袁伯長袁仕元為顯官稱海內戴
公文亦傳於時蓋遜志從潛溪遊見剡源集二十
八卷故云爾其實皆家謄人錄之本流布未遠故不

久而閻然至周羽散重輯本出則不脛而走矣而猶
曰詩集僅備諸體落尚繁此先之文所以未登
於後人之蒐採也奉川孫翰玉仙嗜古博聞未
朝籍輒有志於鄉先正文十三字網羅不遺餘力往者剡源
文鈔之刻嘗附佚文將壽黎棗以備郁氏所未選勤
三百餘篇另爲一集將陵夷前輩於千日月淪蝕所
矣哉其用心也冥搜露鈔存什一於百然或有聞
賴一不副或有未廣欲以不備焉兩兼矣又或
而力不副或有未廣欲以不備焉兩兼矣又或
見譏薄探索未廣欲以不備焉兩兼矣又或
文者莫如韓退之皇甫持正而孫何稱退之擬范蠡
與大夫種書白樂天稱持正涉江文皆本集所不載
詩之佚者尤難更僕數後人或因其目以意妄爲之
見者未能剖別一皆疑爲廩遂非真者亦割置
之是可惜也先生之詩超然塵壒之表非聊爾人
能髣髴然不得吾玉仙船尾勤求無己亦曷能
使璧彩劍光披發白日而玉仙又非有力者其
可謂加人一等矣夫閻風南山自以有宋遺民不樂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一

仕新朝先生亦力辭薦剡高風逸韻真不相上下故
其所作皆不終汶汶方氏盛稱樗園之文今不可得
見卽閻風集亦從永樂大典錄出獨先生文章有潛
溪以導其源羽可泰峯以助其瀾今復得吾玉仙
取涓滴於斷流絕港之間蓋先生雖不當僅以文章
名而其文章實據宋元之交斗杓而天亦若或相
之俾之假手於玉仙玉仙遂得安坐而收嘯枯澤骨
之功予故述其緣起以塞玉仙之請而非敢序先生
文也光緒二十一年宜稼堂本剡源集未及編入者
詩三百二十五首皆宜稼堂本剡源集未及編入者
也全集三十卷
四庫著錄而吾鄉所流傳者獨鈔本耳自郁氏開雕天
下承學之士始以得讀剡源集爲快戊子之秋余就
試杭垣從仁和丁氏借得鈔本剡源集四卷凡六
十餘首內有集外佚文十三首卽昔年刊剡源文
鈔後者也嗣又從丁氏借鈔源佚文詩則十三首
之外尙多像贊一首而詩三百餘首裏始得依集類
屢欲刊之久矣甲午之冬告假在里始得依集類編

付諸劄別有所見併附卷中蓋先生之文當元時
己稱江南一釐為三十卷可謂備已然楊文懿公尚
輯泊周氏儀數十通則其所遺脫概可知也今戴氏
見集外書札數十通則其所遺脫概可知也今戴氏
子姓居榆林者兵燹逃竄幾無一人荒祠叢冢賴老
友陳春泉上舍日贊歲時修祭并撥己田以圖永久
可不謂有先哲者歟余既聞而興起并廣推其所
為附詳簡末俾剡源諸君子聞而興起并廣推其所
未備尤余之所厚期者夫

僧珣詩

剡源集

陳成晦文詩稿

戴元譔

陳樸味道編

浙江通志編

雲軒集

浙江通志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三

陳子翬思剡集

成化郡志

徐本原思剡集

元志補

明

陳經通鑑續編二十四卷

百川書志浙江通志序史尚矣紀

事肇於書編年劫於春秋具載類分昉於遷記而歷
代則之各有全史諸簡而核春秋而有嚴諸史博而
該宋司馬文正公睹諸史之汗漫而有國家者不能
以盡究而勸戒也徧紬全帙研稽事實慎櫟機要銓
次年月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訖於五代自成一書
名之日資治通鑑文公二十三年取其成書芟蘓釐枉
一以春秋為法書年以正統名事以提綱又疏其詳
而目之猶夫三傳之敘列也名之曰通鑑綱目於是
天統以明人紀以前修尊卑高下之分剛柔善惡之別
昭乎萬世矣然而前乎威烈者未有編次後乎五代

者大未有論述前曠後缺疑信歷昧君子病之近世
氏悉本諸書名曰通鑑前編而陶唐之前茫焉四明
陳君經子盤古氏世其史學尊承先志纂輯前聞凡方
冊所載若盤古氏世其史學尊承先志纂輯前聞凡方
冠金氏之所述又撫契丹遼氏建國之始並於五代
為第二卷宋有國三百二十年為二卷其建號
也系于甲子逮太平興國四年混一中原始大書其
年代為正統至國亡止而遼金之事附見之一以通
鑑綱目為法蓋地有偏全而統無偏全勢有強弱而
分無強弱總之為卷二十有四名之曰通鑑續編是
編也不惟續其前人之業成一於家之言實有以繼
朱子之志為萬世之計矣有志於史學者誠能以朱
子通鑑綱目為主取金氏之前編暨陳氏之續編合
而觀之則自開關以來歷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
隋唐至于今開闢以來歷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
問如岷江之流達於東海岷嶺之氣貫於五岳也扶
陽抑陰之道陳善閉邪之義皆隱然見於書法其於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四

名教豈小補哉曩予為太史時詔修宋遼金三史與
待制王理輩首議統紀不合私於避忌者從而和之
如出一口予遂移疾力辭不就其書雖成布在人間
而公論有所不可掩者子經論著殆與予合豈可謂
世無其人哉子經是編既成兵難大作幾不能生事
定而其事幸存若神祐之者積歲苦貧不能脫稟
今行中書省賓佐海陵馬君玉麟國瑞甫好古君子
也令長洲時訪子經得其稟以祿米致筆札飲食之
資聚諸生之能書者錄之始成全書焉松江貳守
昭陽顧君遜思邈甫將錄梓以廣其傳請予序之噫
此予同志也又將奚辭嘗聞元公周子之言曰聖希
天賢希聖也陳氏之續孔子之春秋希天也朱子之
目希聖也父諱著字微宋秘監知台州精於史學
子經之大父諱著字微宋秘監知台州精於史學
晚歲隱居撰歷代紀統以淑子弟父諱泌字汝泉嘗
為校官有名又傳注紀統千言至子經蓋三世矣
予弱冠客杭與汝泉友善今觀子經所成如此使人
歎羨不已子經又嘗集前代事迹為筆記百卷與此

互相發明也其績學討論非一日夫子所謂焉知來者
丑孟夏陳基序宋司馬文正公編次朱子通鑑斷
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其旨微矣考亭朱子因通
鑑舊文別以義例爲綱目以正百世之論議而
三百六十二年理亂廢興之迹世儒所嘗論議而
能無異者至是而後也以折衷此作者之事學
所宜世守而勿失者也近世東陽金先生病劉氏
紀之不本於經而是非或繆於聖人乃擴通鑑以
前由威列王上至于唐堯者纂爲前編出入經史百
氏而一以尙書爲主其事著矣若夫盤古以下逮于
高辛述作之家類以爲世遠而難言然百家所記豈
無近理而可徵者乎五代而降宋三百年度越漢唐
而其世運有盛衰夷夏有消長帝王將相禮樂刑政
有得有失此後之君子所宜執筆而爲之論著者也
然非貫穿古今不足以涉羣籍之涯非總括機要不
足以綜萬事之統非深造義理之微不足以識是非
之正此吾友陳君子經深造義理之微所以爲不苟也蓋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五

子經之先大父祕監公以宋遺老隱居四明山中嘗
推宗綱目著書以紀歷代之統其先君子教授表章
家學訓釋惟謹同志且敷爲筆記一卷藏于家矣
申以爲圖傳諸同志且敷爲筆記一卷藏于家矣
今又上論盤古逮于高辛下據三史會于有宋或近
理而有徵或損繁以致約前乎唐堯者既有以補其
未備後乎五代酌前編而有以嗣其方來比事於通鑑較
義於綱目斟酌編而必苟同至於尊正統以定較
萬世之大分則考亭夫不子之特筆至監府君之遺
子經父子世守而勿失焉者其攷厥君之精取舍
之審固非區區司馬遷論太史公所次舊聞而其餘
者可以類見昔司馬遷論太史公所次舊聞而其餘
爲良史子經此編豈非師古人之明志乎傳之學
者當與前編並存然則序而歸之以俟知者余固不
得以苟讓爲也至十八年三月甲子張紳序以甚
矣史學之難也至十八年三月甲子張紳序以甚
成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言不有以補乎經則不足以爲
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言不有以補乎經則不足以爲

破遼克宋而建炎中興乎曰宋繼唐統者不得為統也或曰然則宋繼何統乎曰宋繼唐統也唐以下遼金北漢之後天混一斯時為無統至宋太平興國四年滅漢之後唐有五代之統耳故唐亦猶晉之後南北為魏也唐有五代猶晉之有宋齊梁陳也唐之統中絕而至於宋猶晉之統絕而至於隋也然則宋之統所謂五代遼金皆為無統至太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七

治通鑑者乎況朱子綱目筆削之慎耶溯而至於唐堯則金先生前編方為世所重子書無乃復乎余曰吾備吾繙閱而已豈覬與諸書並傳哉雖然盤古至高辛傳疑之言近理有徵者不可不知也契丹國俗慕華其國所志者不可不存也宋三百年之治亂興亡新史繇而寡要觀者思約而未得也吾不易舊文直書見義彷彿通鑑而規模綱目述近理而刪繇辭使志學之士開卷而上下數千年之近理而刪繇辭乎曰此則是也乃取筆記盤古至高辛為通鑑一卷有國至歸於大元為通鑑夏初事為通鑑外編一卷合名曰通鑑續編惟其不敢取前編綱目二書以入其中故於世編之舉歷代有國之先後以見意焉其謂之續者取連之義耳若曰續先儒之筆竊褒貶之旨則非知我者矣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夏六月甲子姜漸序前無作者非聖賢不能造其端後無作者非君子不能述其事則夫法聖賢之業述君子之志固學君子事也昔者聖人因魯史以作春秋

以爲百王之通鑑以爲綱目可謂善述春秋人下取乎左氏
因溫公之通鑑以爲綱目可謂善述春秋人下取乎左氏
世無所徵焉是故李燾之長編可以繼溫公之志而
紀無非筆削之文陳均之舉要可以述朱子之事而
其文非著作之體有志於斯文者不能無所感矣四
明陳君子經因三史之成書取法乎綱目起宋迄元
類爲續編凡若干卷槩用宋紀之法凡參取遼金之要
若乃太平興國之混一本之紫陽語錄之微言建炎
紹興之大書法乎晉元中興之特筆上而隆之建分
注有以不見統之難得於其始下之祥興之紀年有以
見統之不忍絕於其終書李重進以謀反之君臣之
分明書劾里鉢之道統而夷夏之禍兆於尊先書
而書孔宜之官重道統而書周程之禍雖因文立義
繁簡不同然紀事實書大旨略備後有作者未立猶
舍是以爲書也嗚呼溫公之爲綱目其成書亦必更
歷十九年而後成子之爲綱目其成書亦必更
屬眾手而始就今子經以一人心力而成書亦必更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八

難爲其用功亦勤矣溫公嘗言吾通鑑成唯王勝之
讀一過餘人未半卷即已倦睡漸於編亦已數過
尙未能窺之者哉子經以漸嘗獲窺其槩也屬漸爲
可易而觀之者哉子經以漸嘗獲窺其槩也屬漸爲
序因述其得於是編者以復之其元正者願從賢
經而卒業焉蘇明韓陽重刻序略元正者願從賢
士君子鋟梓蘇學以廣其傳往來學士大夫爭備是
書摹印者無虛日迄今七十餘年所鎔之梓夫腐剝
洪熙元祀胡公元櫛夙有重望首命於名撫江之南諸
駐節姑蘇謁於學宮以是編爲有首命於名撫江之南諸
其腐朽殘缺之慨然即營圖畫以爲所費之資募
梓鳩工悉心重刻俾編之朽而復昏而復明又於
通鑑總類諸書之損哉宣德二年補葺得全書其
惠來學之功爲如哉宣德二年補葺得全書其
徑以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並終於五代其周威烈
王以上雖有金履祥以前編而亦斷自陶唐因著此書
首述盤古至高辛氏以前編而亦斷自陶唐因著此書
摭契丹在唐及五代時事以志其未備之故爲第一卷

卷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終於二王以繼通
 鑑之後故以續綱目仍襲通鑑之名非其實也錢唐
 當名之曰續綱目仍襲通鑑之名非其實也錢唐
 丁氏八千卷樓珍藏善本史部編年類元至正刊本
 陳經通鑑續編自識曰經字子經奉化人入明為翰
 林院編修遷待制見明史楊憲傳前有至正十年自
 序十八年臨海陳基等序其書以盤古至高辛為通
 年齊郡張紳及姜漸等序其書以盤古至高辛為通
 鑑世編一卷唐天復至周亡遼夏初二事為通鑑外編
 一卷宋有國至亡為通鑑新編二十二卷自太平興
 國三年以前係甲子四年滅北漢後始全以統繫之
 又揭書例十三條以明之書既成行中書省寶佐馬
 玉麟國瑞資諸生編錄之松江守昭陽顧遜思邈
 甫鋳梓以傳黑口版每葉十八行二一十有樂
 安步蟾葉德榮甫世藏飛鴻袁又愷鴻城蔣懷堂
 芥青卷石山房諸印仁和高望曾為蔣氏題跋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二卷 九靈山房集佚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九

通鑑筆記二百卷 黃氏書目佚 成化志經祖著
 泌表章家學訓釋惟諱經自束髮受書即

知宏前人業乃敷筆記二百卷傳諸同志

宋史辨一卷 浙志澹生堂佚

宋鑑綱目二十四卷 四庫存

經等治平類要 九靈山房集佚

賦題備忘十五卷 佚 居易錄元人陳經手錄賦題
 東居跋略云子經無子其遺書皆歸

外孫古氏古氏自四明徙居餘杭

尺牘筌蹄三卷 續通考聚樂堂藝文志四庫存
 簡其標目有曰要套曰書式曰具位曰書選錄宋代書
 又曰合用故事可於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書言故事

又曰合用故事可於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書言故事

內隨意擇用則村塾俗書未必真出於椽也

徐瑾南洲集十五卷

康熙志 佚

全整三石山房集四卷

宋元學案 佚

單有志採囊採芝編

佚 小晦人有志

單承能梅花百韻菊花百韻詩

佚 戴澳有題後承能小晦人

萬泰懷剡詩一卷

鄞志 存

周齊曾囊雲集二卷補遺一卷

煙嶼樓藏本 浙志聞 志作霜聲集 李鄴嗣

序略先生間為詩古文詞方寸湛然未嘗有所擬議故其下筆能刊削一切單言片句不蹈前人

囊雲詩草三卷

浙志 詩綜 存 明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二十

詩歸刪

囊雲集 自序略詩至唐無以加矣然當時譚所不錄而在詩歸外者多於其在詩歸中者然詩歸中之詩人離聲臭而猶有未盡者在詩歸中者然詩

所錄而在詩歸中者今仍刪之而後三十餘首何曾思議者浮動心目間如是則雖一百三十餘首何曾有一人雖六十餘人何曾有一人哉

霜聲集

續耆舊傳 存 全祖望曰榆林當明末為可者雖有重名皆在割席之列故得與之倡和者甚

稀四先生一曰貞靖周先生一日前太常博士王先生一曰節介陸先生一曰霜聲集嘗有雕本

國朝

樊景瑞拙遯樓文集

佚

唐文獻竹窗集

存

唐文煥嵩溪詩集

佚

趙仁治詩經擬題註疏四卷

仁治三石人未刊稿存
族曾姪孫需濤家自序

戊辰歲余居養元書屋註疏葩經擬題客有見而誚
曰說詩者若體註若合參以至大全說約諸書種種

輩出又我
朝欽崇經學有

御纂頒行炳若日星矣即如坊刻經文或選秀成編或
獨製全稿幾乎充棟目不給賞何勞此區區者哉陋

矣余曰否否余非謂經旨未明亦非謂題義未出所
盧者質非英敏不過目而成誦偏窮大而共居務廣

其何裨乎爰擬國風的次一百二十有一小雅題一
百七十有六大雅題一百四十有二頌則一百二十

有四凡五百六十有八鄉會科歲大約備矣凡舉一
題錄其全文述其字義標其大旨原其由來序其說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二十一

解而典核枯窘混沌難明者亦略啓其端發其凡可
引伸以觸類既顯而便亦約而該端是經者裕揚挖
於平日勤檢關於臨場無歧途也又何至於閣筆
然豈敢公諸世哉聊為己取兼為子弟輩之愚魯者
少助云爾夫何謂客唯唯而退及註疏畢
無言可序即書叶弁首乾隆丙子姑洗月

孫廷鎬周禮集義

佚

易學管窺

佚

金經得一錄

佚

筆贅五十七卷

佚

雜說二十卷

佚

古文詩賦雜著稿四十三卷

佚

毛玉佩學書略則

存

張璇論語典禮匯參十卷

佚

醫學分珠十二卷

佚

楊曾一貫四卷

佚

宋聲震玲巖詩草

存之鄞修撰章鑿序曰剡源九曲四

往往多高人名士溪之二曲曰蹕駐相傳吳越錢忠

懿王訪陳殿中監因是得名甲寅春予給假歸往汰

洲謁祖道經其地寓麗生宋先生家暨同年杏園先

生得晤其叔韻士先生竟夕敘談席間出詩稿一集

予讀其詩氣格高渾風神間遠真得詩家三昧非洗

伐功深未易臻此境界然後知地之靈者人自傑洵

足為剡源增光者矣臨行聊誌數語以示不謬云時咸豐三年冬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二十一

唐國楨吟香閣詩稿

存

趙霽濤陳本堂先生年譜一卷續附錄校錄一卷

行印

剡源先正祠全錄二卷

行印

剡曲草堂稟二卷

長男文衡校字

補

藝文上

元

戴表元榆林集五十卷

清容集 佚

陳子翬上虞縣志

浙江通志 郭南上虞志序日至正
間縣尹林希元屬學博陳子翬重修

釋奇僧本懷詩

佚僧 徐名揚序見榆林陳譜
奇僧 詳仙釋傳時代莫考

國朝

毛階六復性齋稿

詳人 物傳

陳應熊博笑集

佚應熊 見選舉表

剡源鄉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二十二

孫廷鎬白紵集

無錫 縣志

毛鏗頤鼎樓稿

鏗 諸生 人 巖頭